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蓝月儿之死

Death of Lan Yue-er

李双其◎著



群众出版社

月儿**你在哪儿**？父亲蓝泽呼唤着。月儿静静地躺在水箱里，没有回答。**她死了。**

一个**年轻健康漂亮**的姑娘，**为什么**就死了呢？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蓝月儿之死

Death of Lan Yue-er

李双其◎著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月儿之死 / 李双其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014 - 5217 - 0

I. ①蓝…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6791 号

蓝月儿之死

李双其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

印 张: 8.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217 - 0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www. qzCBS. 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 com](mailto: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子

2012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月儿再次向蓝泽提出要去洛杉矶玩儿。自2012年年初开始，月儿已多次向蓝泽提出要去洛杉矶。月儿向父亲坦白，她很喜欢那里的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喜欢乐队里的马修·斯诺。年轻人追星是可以理解的。蓝泽拗不过女儿，便答应女儿在假期去一趟洛杉矶。当然，蓝泽还交代女儿只是去看看，不要陷进去了。蓝泽是了解女儿的。蓝泽心想，这个二十刚出头的独生女，心直口快，活泼可爱，心态健康，无论她怎样折腾，也就那么一回事。她想去洛杉矶不外乎就是去见见那个叫马修·斯诺的年轻人而已。在那里玩几天，玩够了，也就回家了。

尽管离出发还有两三天，可母女俩现在就一起收拾行李了。在母亲的心中，女儿是那么的单纯。这可是月儿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离家到国外去啊。阿斯丽德有些不放心。

“女儿啊，”阿斯丽德边往蓝色的行李箱里放衣物，边说，

“要不先不去吧！等下半年爸妈有空时陪你去，如何？”

“妈，你就别再说了。这事可是说好的啦！不用操心了，能有什么事呢！”

蓝泽听出来了，阿斯丽德只是唠叨，说说而已。其实，阿斯丽德也知道自己的唠叨是无法改变女儿的主意的。

看着妻女相亲相爱，蓝泽心生怜爱。他走过去摸了摸女儿的头，拍了拍妻子的肩，开玩笑地说道：“像一对新婚夫妻似的，这么难分难舍啊！”

“就是，就是。哈哈！”女儿边蹦边笑。

多俊俏的女儿，她几乎集聚了父母的所有优点。1.70 米的个头，不胖不瘦。椭圆形的脸蛋像父亲，直挺的鼻梁像母亲。人家都说混血儿长得漂亮，这话一点儿不假。

蓝泽，黄种人，祖先来自中国，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阿斯丽德，白种人，祖先来自北欧，系北部欧洲戴维松家族的后代。二十多年前，他俩在温哥华相识相爱，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

蓝泽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现在温哥华道博资讯公司工作，从事数据收集利用。阿斯丽德现在温哥华东温社会福利院工作。

2013 年 1 月 26 日上午 10 时许，蓝泽夫妇把女儿送到温哥华国际机场后即回各自的单位上班。下午 14 时 30 分，阿斯丽德收到女儿平安落地的信息。晚上，蓝泽夫妇正在用餐时，接到女儿的电话，告诉父母一切顺利，并已入住诺顿街区塞西酒店。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阿斯丽德和蓝泽都接到月儿准时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信息。

可 1 月 30 日这一天，到了晚餐时间，阿斯丽德并没有收到月儿发来的信息或打来的电话。

蓝泽回到家时，阿斯丽德念叨道：“女儿今天不守时了！”

“也许有什么事耽搁了。”蓝泽不假思索地应道。

到了晚上 9 时许，仍未收到女儿报平安的消息。蓝泽夫妇有点坐不住了。虽然没有事先约定要天天报平安，但连报几天后，

突然间不报了，心里难免有些空落和不安。阿斯丽德在房间内踱步，蓝泽也无法安心于手头的工作。“丽德，还是给月儿打电话问问吧！”

月儿的手机处于无任何反应状态。无应答，无报告已关机的回声。蓝泽清楚，这可能是手机没有电的缘故。到底怎么了？已经是夜里11点了，月儿的手机仍然处于无反应状态。当洛杉矶时间到了24时，蓝泽终于给塞西酒店打了电话。

酒店总台服务员粗略地核对了验证信息，便告知蓝泽有关蓝月儿入住塞西酒店的情况：蓝月儿还没退房，入住房间号——B1404。总台还告诉蓝泽如何拨打房间电话。蓝泽立即拨打，可B1404房间无人接听。蓝泽请求服务员帮助查看B1404房间。十多分钟后，当蓝泽再次给塞西酒店打电话时，服务员告诉蓝泽，房间内还放着行李，但人不在。

蓝泽开始有些不安。这么迟了还不回房间休息，干什么去了？前几天，蓝泽还查阅资料了解洛杉矶诺顿街区，知道那是一个没落的街区，常常有流浪汉、醉鬼在街头游荡，治安情况并不太好。这一街区的治安背景让蓝泽不放心，这么迟了月儿不回酒店休息，这更让蓝泽不放心。

“也许在哪儿玩，忘了。也许手机没电了。也许明天就会报平安的。”蓝泽安慰丽德，“年轻人就这样，先休息吧！”

看了看躺在身旁睁着眼睛默默无语的丽德，蓝泽的心情显得复杂。对月儿的夜不归宿自己是不安的。尽管丽德看起来是淡定的，但他还是要安慰丽德。自己必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才能让丽德安下心来。于是他轻轻地拍了拍丽德的脸颊，说道：“睡吧！没事的。”

30日深夜到31日凌晨，蓝泽与阿斯丽德的手机都没有收到来自月儿的信息。31日凌晨5时，蓝泽又给塞西酒店B1404房间打电话，依旧没人接听。接着，给总台打电话。总台派人查看后证实：B1404房间内无人，行李尚在。

月儿真的夜不归宿了。发生什么事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侵袭着蓝泽。

白天上班的时候，蓝泽心神不宁，不时地查看手机。当接到电话或信息时，他本能地高兴、紧张。可一整天，除了工作电话和来自丽德的3个电话外，并没有收到来自月儿的任何消息。

“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阿斯丽德急了。到了31日晚饭时，蓝泽给塞西酒店打电话，得到的仍然是月儿未回房的消息。这时阿斯丽德对蓝泽说：“要不明天你去一趟洛杉矶，看看到底怎么啦！”

蓝泽心里开始焦虑。见丽德不思进食，他也无心安慰。站在阳台，面对南方，宽大的道博大街笼罩在薄薄的雾霭之中，朦胧一片。月儿哪儿去了？月儿怎么了？是的，明天必须飞到洛杉矶一探究竟。

目 录

楔子 / 1

一 月儿哪里去了 / 1

二 水箱里的月儿 / 23

三 诺顿街区犯罪档案 / 40

四 出没在 14 层的人 / 65

五 塞西酒店往事 / 88

六 老者安德鲁 / 113

七 比伯相助 / 138

八 汉斯行踪 / 162

九 士丹顿街 21 号 / 185

十 被隔离的电工房 / 209

十一 审讯汉斯 / 236

尾 声 / 257

一 月儿哪里去了

—

在服务员的指引下，蓝泽到了月儿入住的房间。面积近 15 平方米的 B1404 房显得有些陈旧。门开在房间的西北向，室内的东北角放有一个蓝色行李箱。蓝泽认得那箱子是月儿从温哥华家里带来的。箱子呈开启状，里面散放着衣物、光盘等物。箱子的南侧有一双旅游鞋，箱子另一侧的地上歪倒着一双黑色便鞋。蓝泽认得这两双鞋都是月儿从家里带来的。紧挨箱子的地上叠放有 3 本书——*Kill Me If You Can*、*Green Eggs And Ham*、*Until The End of Time*。单人床上散落着睡衣、内衣。眼镜放在床头柜上，那是月儿的。卫生间很窄小，水龙头、抽水马桶盖上粘有黑色的点状物，洗脸盆台面上横竖着几瓶大小不一的沐浴、化妆用品。

行李在房间里，两双鞋子也在房间里，人却不见了，手机也

不见了。月儿哪里去了？

手机依旧处于没有任何响应的状态。

B1404 房对面是 B1407 房间，两个房间被一条狭长、昏暗的走廊隔开。出门右拐，左拐，再左拐，再走一段路后才到 A 楼的电梯间。塞西酒店的结构好像特别复杂。蓝泽是个对数据、方向特别敏感的人，可他在大楼内转了一圈，似乎对酒店的方位、朝向、结构、大小等还是一无所知。

蓝泽只知道从 30 日开始月儿便不知下落，杳无音讯。

服务员离开后，蓝泽来到酒店外，顺着灯光察看了这家古老的酒店。在泛黄的灯光照射下，大楼的外观、嵌在外墙的装饰物隐约可见。这似乎是一幢由四栋小楼组成的 E 字状裙楼。大楼坐东南朝西北，酒店的大门安置在 E 底楼，门外就是古老的南中心大道——南街。E 底楼称为 A 楼，E 中楼称为 B 楼，E 顶楼称为 C 楼，E 边楼称为 D 楼。A、B、C 三楼通过 D 楼连成一体，共四小栋。塞西酒店楼高 14 层，如果每个房间面积都按 15 平方米计算的话，每小栋楼的房间数应在 300 间上下，整个酒店的住房应在 1000 间以上。

蓝泽脑子飞快地转动着。月儿出门时并没有穿便于行动的鞋子，她可能只穿了拖鞋，她没有带走眼镜——月儿通常不戴隐形眼镜。因此，她可能就在酒店里活动，她可能被人藏在这 1000 多个房间的某一间里。自己必须找，到这些房间里去找。

蓝泽也在塞西酒店住了下来，他要求住在 B1407 房间。

月儿可能被人藏在这幢大楼里的某个房间里了。蓝泽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找到月儿。

蓝泽顾不了别的，他急急地从 14 层开始从上到下快速地把酒店搜索了一遍。当然，所谓的搜索只能是大概的、粗略的，不过就这一粗略的搜索也花去了近 1 小时的时间。

大楼共 13 层，第 13 层标记为 14 层，也称作 14 层。14 层上面是屋顶天台，B、D 楼连接处似乎有通向天台的出口，不过楼

梯上的通道处装有房门，而且房门紧闭，还上了锁。A 楼和 C 楼的中部安装有客用电梯，A 楼的西南侧外立面处安有消防梯道。A、B、C、D 各楼另装有员工电梯和货运电梯。各楼层除了客房外，还设有工作间、餐厅、会议室、康乐室等。

大楼的 12 层、14 层除设有客房外，还设有布草房、电工房、杂物间等。D、C 栋楼的很多房间没有标上房号。11~7 层大多数都是客房，但 D、C 栋楼同样有很多房间没有标上房号。6~5 层主要是会议室和康乐室，也有一些房间没有标上房号。4~3 层设有总办、财务部、采购部、工程部、质检部、前厅部、人事培训部、保安部、装修部等部门。2 层设有客用餐厅、房口部、更衣室、职工食堂、员工宿舍等。大堂设在 A 楼一层。一层的 D 楼、B 楼、C 楼被开辟为采购部、收货部、制服房、仓库、花草房、洗衣房等。

蓝泽认识到，这是一幢内部结构十分复杂的酒店。他不停地走着、看着，从上到下，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尽管天色已暗，且饥肠辘辘，但他不想停下来。他感觉月儿就在这幢大楼内，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楼内的某处找到自己的女儿。

他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迹象。要继续查下去，还得先解决肚子问题。蓝泽问了服务员，在离酒店不远处找到了一家快餐店——“Wendy's food”，在那儿买了汉堡、可乐，快速吃完，然后返回酒店。

在酒店的大堂，蓝泽又碰到了那位出门时间过路的服务员，他顺便向服务员了解了塞西酒店的情况。服务员告诉蓝泽，塞西酒店是 1927 年开张使用的，酒店曾多次改造、整修过。酒店有大小不一的住房 1000 多间，这些住房大约有一半租给老客户、常客居住，另一半供给临时顾客居住。看来，服务员提供的情况与蓝泽判断的基本相符。

返回房间，蓝泽上网搜索塞西酒店。塞西酒店 B、D 楼连接处的楼顶上有一个突起的小屋，通往楼顶的出口就在小屋处。通

过酒店楼顶的出口也就这一个。网上称塞西酒店的所有房间均有周到舒适的设施，如空调、书桌、电视、浴室、独立淋浴间和浴缸、迷你吧、卫星频道、有线电视等。酒店还具有良好的设施，如商店、洗衣服务、会议设施、保险箱、礼宾接待服务等。网上还说，塞西酒店位于洛杉矶的老街区，那里建筑比较破旧。住过的顾客还评价说塞西酒店所在的诺顿街区治安不好，常有流浪汉、酒鬼、无业游民在酒店附近游荡。

看到这些信息时，蓝泽心中又是一惊：会不会是月儿在酒店附近游走时遭到了劫持？

蓝泽没有了主意。他找到大堂副理诉说，请求酒店帮助查找。副理的回答是：“顾客失踪的事，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帮。总不能把酒店的房间一间间地打开查看吧？况且那些长时间租住客户的房间是不会被允许进去的。如果真的失踪了，那只好报案了。”

蓝泽心想，单靠自己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月儿此时可能正备受煎熬，正急需帮助。他必须报案，必须取得警察的帮助。

通过酒店总台电话，蓝泽拨打洛杉矶市 911 电话。洛杉矶警方答复蓝泽，将尽快派人赶赴酒店。

约一刻钟后，来了一部警车，两名着制服的警察进入塞西酒店大堂。副理引导他们到大堂公共休息区落座。两位警察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洛城警署诺顿区的巡逻警——帕特里克·麦克斯韦和卡洛斯·布雷恩特。

警察询问了副理、总台服务员和蓝泽；查看了蓝月儿的入住登记记录；拨打了蓝月儿随身携带的手机；查阅了蓝泽拨打月儿的电话记录；还到 B1404 房看了看。最后，判断蓝月儿确实失踪了，从 1 月 30 日开始下落不明。

临场警察把情况报告指挥部，指挥部作出决定：夜已深了，现在立即启动搜查恐有不便，会影响客人休息；因此，明天一早即派员到酒店搜寻。

心急如焚、忧心忡忡的蓝泽只能回到住处等候。“月儿去哪儿了？她怎么了？”这个挥之不去的思绪搅动着蓝泽的脑海，“月儿没有穿旅游鞋，也没有穿那双黑色的便鞋，也没有戴眼镜，她一定只在酒店或附近活动。如果她要到远处，一定会穿上旅游鞋或便鞋的。难道是她去洛杉矶买了新鞋？按照月儿的个性，她是不会这样做的。她是不会轻易买衣服、鞋子这类东西的。她通常和妈妈一起去买这些东西。她肯定就在这酒店或附近不见了。我一定要找到她！”蓝泽歪靠着床头板，恍惚间看见月儿从门口走了进来。“月儿！你去哪里了？害得爸爸找了好久！”“老爸！我只是到旁边溜达溜达。有什么好找的啊！”上身着白衬衣，下身穿蓝牛仔褲的月儿笑嘻嘻地应道。“走啦！”月儿转身又要出门。“月儿……”蓝泽想起身把月儿留住。睁开眼睛，昏暗的房间里哪有月儿的影子……

蓝泽走出 B1407，往右顺着过道走着。过道上很安静，灯也很昏暗。走着，走着，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偌大的 14 层今夜似乎只住着蓝泽一人。估摸走了半分钟，快到 B 楼的西南侧顶部时，突然从左边的房内传出不规则的“嗷呜、嗷呜”的声响，似狼嚎，像猫叫，越靠近房门，“嗷呜、嗷呜”的声音越大。蓝泽站在门口，看了看房门，这房间也没有标房号。用手敲一敲房门，里面仍然传出“嗷呜、嗷呜”的响声。蓝泽用劲拍打房门，响声似乎小了一点。可不一会儿声音又大了起来。为了探个究竟，蓝泽非常用力地猛拍房门。里面的声音突然停了，约半分钟，房门开了。一个脸上有数处疤痕、年龄很大的男人怒视着站在门外的蓝泽，不言语。蓝泽想挤入房间，却被老人推了出来，还是不言语。这房内灯光比 B1407 还要昏暗，当蓝泽想挤入时，闻到了一股从房内传出的酸臭味。老人“呀”了一声，把门重又关上了。蓝泽无奈，只得继续走。B 楼的西南向的顶部设有员工电梯间。触碰电梯的按键，好像已经失灵。这电梯可能已经弃而不用或正等待修理。

蓝泽折回，出B楼，右转到D楼，顺着D楼的过道走着。现在是洛杉矶时间23时许。D楼的布草房、电工房、杂物间的房门紧闭，门上天窗一片昏暗。那些没有标注房号的房间里倒是有人在谈话，从房门的气窗里透出光线。

“您好！对不起。这么晚还打扰您。我就住在B楼那边，我叫蓝泽。前几天我女儿住在B楼，可后来失踪了。我想请您帮忙。向您打听一些事，可以吗？”蓝泽敲开了离B楼最近的一间有亮灯的房间。

“可以，请进来。”那人瞥了一眼蓝泽，开门让蓝泽进去。

这房间和B1407一般大小，一样的结构。房间内除了摆放床铺、柜子、桌椅等普通酒店客房必需摆放的物品外，还放置了大量一般酒店客房不会摆放的杂物。有麻袋、餐具、小凳子、电扇、鞋帽及其他杂物。房间主人五十多岁，白种人，穿着随意，说话带有口音。

“先生，请问您怎么称呼？”蓝泽问。

“叫我奥斯丁就行了。”

“奥斯丁先生，您应该是长期住在这里的吧？”

“是的，我在这里住了五六年了。”

“这酒店里，像您这样长期租住的人有多少呢？”

“哎呀。我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有二三百人吧。”

“我女儿1月26日开始住在B楼的1404房间。可30日开始就不知下落了。这几天里，您有没有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从这里进出呢？”蓝泽说话的时候用手指着B楼。

“哎呀。没看见。我一般白天都不在酒店。晚上很晚才回来。”奥斯丁边说边摇了摇头。

蓝泽还向他打听他们租住在这里的原因。原来从很久以前开始，塞西酒店的生意就不太好，酒店住房的空置率很高。而酒店周边一些低收入者、无业者却因无住房，又租不起租金高的房间而流落街头。经一些社会组织的牵线搭桥，塞西酒店与这些暂时

无家可归者达成协议：让这些无家可归者租住塞西酒店；这些人只需支付低廉的租金即可，但他们必须是长期租住。协商的结果是，双方各得好处，酒店解决了住房闲置的问题，那些低收入或无家可归者找到了住处。

蓝泽继续往 C 楼摸索。C 楼似乎住了更多的人，但这楼房间的房号与酒店房号的标法完全不同。尽管时间不早了，但这楼内还是很嘈杂。蓝泽向他们打听月儿的情况，但他们都说没见过。“这楼和前面三栋是隔离开的。我们这里有自己的上下楼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们不往前面去。这楼住的都是长租的。酒店不会安排客人到这栋楼。”有一个中年人诚恳地对蓝泽说了这话。

大半夜了。蓝泽回到了 B1407。他给阿斯丽德发了条信息：尽管月儿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我正在找。相信一定能找到的。丽德你不要担心。阿斯丽德回复：休息好，明天再找。我就在你身边，保重！

二

巡警帕特里克·麦克斯韦和卡洛斯·布雷恩特回到分局后，专门就蓝月儿失踪一事向分局局长乔斯华·索顿作了汇报。索顿认为，蓝月儿失踪是确定无疑的事，但失踪的原因是什么暂时不得而知。她可能被人劫持或绑架；可能到哪里玩去了，乐不思蜀；可能追星去了，忘了父母；可能制造恶作剧，吓吓父母；还有其他种种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啊，心思摸不准啊！不过，索顿认为，明天还是要派人到酒店，先好好找找再作定夺。

当时，分局长还向警长提出申请，要求洛城警署警犬队派员携警犬协助查找。

第二天，帕特里克·麦克斯韦、卡洛斯·布雷恩特同警署警犬队的布兰登·米勒带上搜查令于上午 9 时许同时抵达塞西酒店。他们再一次询问了副理、保安、服务员和蓝泽等人，并从

B1404 房开始，逐层搜寻。搜索人员工作态度认真，不仅搜索了客房，还搜索了厕所、酒店后部的停车场、垃圾房、污水处理站、洗衣房、仓库等。搜索人员还命令工程部的员工开锁，打开去楼顶的房门，搜寻了楼顶。

但搜索毫无结果，仍然没有发现蓝月儿的踪迹。又过了三天，蓝月儿依然没有出现。

事态似乎正向恶性转变。在失踪者家属的强烈要求下，洛城警署不得不从警探局抽调几名侦探组成专案组专门调查蓝月儿失踪事件。专案组的成员分别有：电脑数据组的杰西卡·加西亚（女）、调查分析科的托马斯·威尔逊、科学调查司的迪克兰·帕、劫案谋杀司的珀西·史密斯、贾斯丁·比伯。专案组由劫案谋杀司司长珀西·史密斯负责。

2月6日，专案组入驻塞西。上午，他们仔细勘查了 B1404 房间。

B1404 房间位于塞西酒店 B 楼 14 层。该房间长 4.5 米，宽 3.5 米。门开在房间的西北向，与门相对的东南向墙上有一扇窗户。门窗完好，无破坏痕迹。窗户旁有一个立柜，柜内衣架上挂着外套。室内东北角的地上一个蓝色行李箱呈打开状，里面散放着衣物、光盘等物。箱子的南侧有一双旅游鞋，箱子的北侧有一双黑色便鞋。紧挨箱子的地上有 3 本书。床铺系单人床，床上散落着睡衣、内衣。靠西北向的床头柜上有一台电话机，机旁有一副黑框眼镜。卫生间长 1.5 米，宽 1.2 米，水龙头、抽水马桶显得陈旧。洗脸盆台面上有几瓶大小不一的沐浴、化妆品。房间地面遗留有常见的鞋印，室内未发现挣扎、搏斗等异常迹象。

据蓝泽辨认，箱子、衣服、鞋子、眼镜都是蓝月儿从温哥华老家带来的。书和光盘是来洛杉矶后买的。从剩下的衣物看，失踪的蓝月儿应身穿黑色裙子、暗红色底白色格子外套、白底蓝点衬衣，脚着拖鞋，没有戴眼镜。

蓝月儿的手机充电器还在房间里，但手机却不见了；钱包、

各种票据等也下落不明。当然，手机、钱包、票据可能是随身带着，和人一起失踪了。

通过查阅登记记录，确认蓝月儿是2013年1月26日19时56分登记入住塞西酒店的。

杰西卡负责电话清单和网上数据采集。话单信息显示：1月29日之前，蓝月儿手机通话正常。每天都有给在温哥华的父母打电话或发信息。26日晚上、27日上午与一个号码为洛杉矶地区的手机通过话。但30日开始，手机就没有被再用过或没有了通话记录。

在蓝月儿失踪的前几天，她以Lam的用户名登录过YouTube、Pinterest、Google、Facebook网站。还在Pinterest上发表了博客日记，表明她很喜欢洛杉矶重金属摇滚乐队的乐手马修·斯诺。经核查确认，那个26日晚上与27日上午蓝月儿都拨打过的洛杉矶地区的号码就是马修·斯诺的手机号。

酒店因老旧、经费紧张等原因，仅客用电梯间装有视频监控摄像头，酒店的其他场所并没有安装。托马斯调取26日蓝月儿入住酒店后的视频资料，蓝月儿每天进进出出酒店的情况都得到了再现。她通常是一个人行动，偶尔身旁还有男性，但不知是朋友，还是仅仅是同乘电梯之人。26日至29日的视频都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30日下午蓝月儿在电梯间的那段视频却有些古怪，显得举止乖张。

该视频片段从30日14时11分开始，长近4分钟，蓝月儿出现在镜头里的时间共2分38秒。视频中的蓝月儿着暗红色底白色格子外套、白底蓝点衬衣、黑色裙子，脚着拖鞋，没有戴眼镜。视频显示蓝月儿进入酒店电梯间后，将全部楼层的按钮按了一遍，随后立正躲在电梯内从电梯外看不见的“死角”处。约10秒后，她将头伸出电梯间外查看，之后小心翼翼地走出电梯间。蓝月儿在电梯外站了大约30秒，双手抱头又进入电梯，再度将全部楼层的按钮按了一遍。之后她又走出电梯外，手舞足蹈